

黄金与血泪

拉丁美洲矿产开发的历史与警示

2000012983 宋聿辰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2021 年 12 月

摘要：若要说哪个产业最能生动地反映拉丁美洲的历史，那定非采矿业莫属。本文主要根据《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1] 和《银、剑、石——拉丁美洲的三重烙印》[2] 这两本书的内容写成，并参考了其它相关资料作为补充，从殖民地时期和近现代两个时间段简要阐述了拉丁美洲的矿产开发情况，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经济状况，并在结尾总结了拉丁美洲矿业经济带给我们的教训和启示。

关键词：拉丁美洲，矿产资源，矿业经济，单一制经济

目录

| | | |
|-----|-------------------------|----|
| 1 | 拉丁美洲矿产资源概况 | 3 |
| 2 | 作为殖民地的拉丁美洲各地区 | 4 |
| 2.1 | 喷涌出白银的山脉——波托西 | 5 |
| 2.2 | 黑金城与“黄金周期” | 7 |
| 2.3 | 作为附庸的殖民地经济状况 | 8 |
| 3 | 独立建国后的拉丁美洲各国 | 9 |
| 3.1 | 新型殖民主义 | 10 |
| 3.2 | 海鸟粪与硝石 | 10 |
| 3.3 | 吞噬智利的铜矿 | 11 |
| 3.4 | 单一制经济下不断重复的悲剧 | 12 |
| 4 | 给我们的警示 | 12 |
| | 参考文献 | 13 |

1 拉丁美洲矿产资源概况

拉丁美洲是一个人文地理概念，狭义上仅指使用拉丁语族作为官方语言的美洲国家和地区，而广义上则指美国以南的全部美洲地区，包括墨西哥、中美洲 7 国、加勒比地区 13 国和南美洲的 12 国，共有 33 个独立国家和若干尚未独立的地区。为方便叙述，本文中拉丁美洲的定义取后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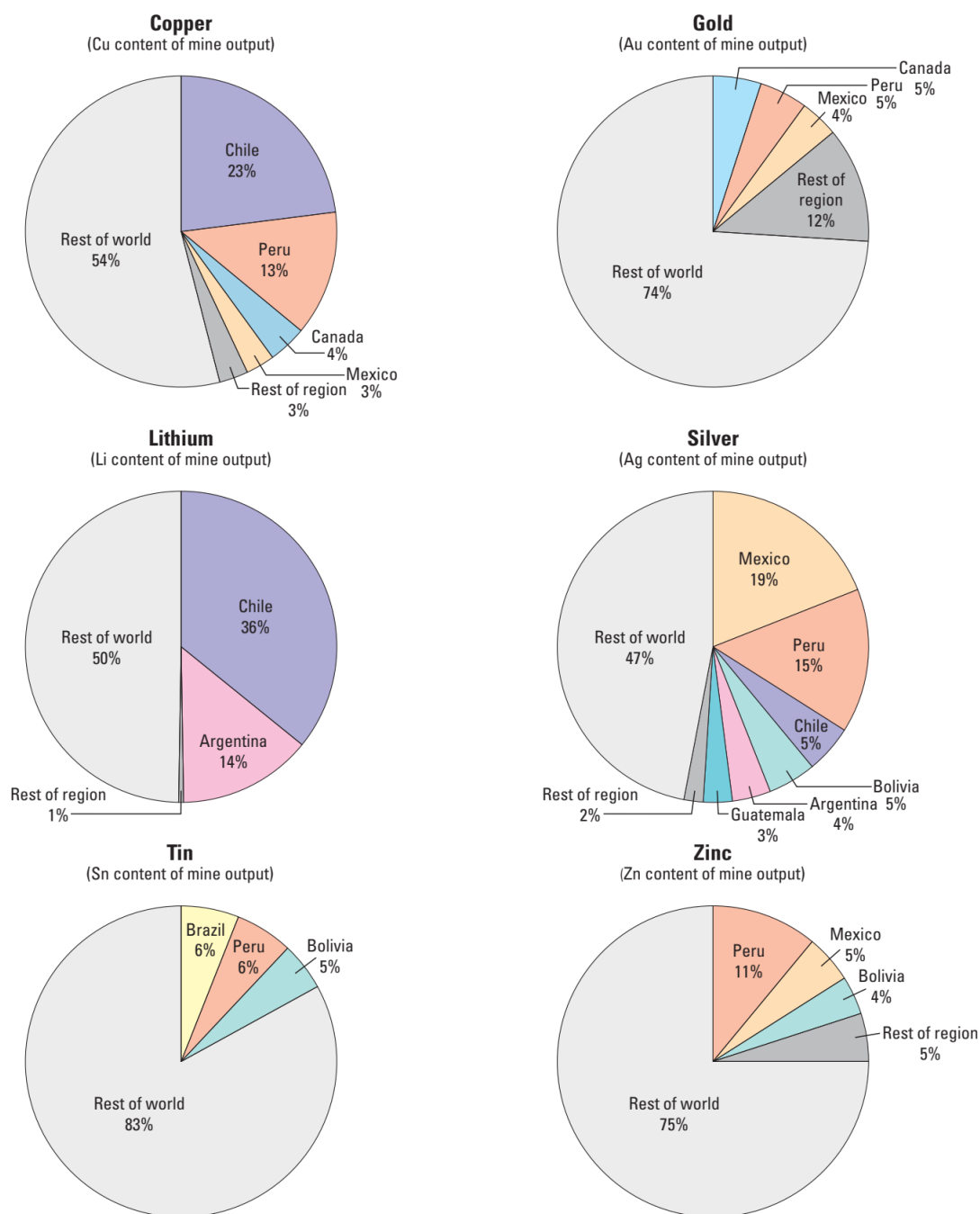


图 1: 2016 年拉美国家和地区铜、金、锂、银、锡和锌占世界的产量，数据来源 [3]

自地理大发现以来，拉丁美洲一直是许多矿产资源的重要产出地，包括贵金属如黄金、白银，金属矿产资源如铜矿、铝土矿、铁矿、锡矿、铅矿、锌矿等。拉丁美洲地区一直是全球采矿热点地区，不仅矿藏储量大，许多矿石产量也在世界产量中占比很大。图一统计了 2016 年拉美国家和地区的一部分矿产资源在全球产量的占比。

由于殖民地时期的影响，拉丁美洲各国的工业起步较晚，在独立建国后，工业发展过程中受到外国资本技术影响，发展速度慢、质量不高，且至今未出现强势的高科技工业，许多国家的对外经济依赖于一种或少数几种出口商品，其中很大一部分依赖矿石的开采出口以及其它相关附属产业。这使得拉丁美洲各国的经济单一且脆弱，当国际市场上相关产品的价格发生较大波动时，相关国家的经济也会发生较大波动，严重的甚至会引发局部动乱乃至政权更迭。而若要论今天拉丁美洲这种脆弱经济体制的起源，就得从殖民地时期论起。

2 作为殖民地的拉丁美洲各地区

需要指出的是，殖民地时期前的拉丁美洲并不是没有矿产资源开发的历史。进入公元的第一个千年时，位于现在危地马拉和墨西哥境内的高度发达的玛雅文明就已经开始开采银矿、金矿和铜矿。这些金属是贵族的象征，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能将金属铸造成精美的工艺品，但美洲人却迟迟没有将这些金属制为工具或武器，大概到 15 世纪阿兹特克人才开始制作铜矛头 [2]。直到欧洲的征服者的到来，改变了一切。

1492 年，哥伦布以及它的西班牙船队踏上了这块他误认为日本的土地，也带来了西方人对黄金、白银、香料的渴望。早期的殖民者主要通过掠夺原住民的积累获得资源。在印第安人的记载中，西班牙人“兴高采烈，如同一群顽猴一样高举黄金，手舞足蹈，精神大振，容光焕发，因为这就是他们渴望的东西。它们心花怒放，强烈地渴望得到黄金，就像一群饿狼一样贪婪”¹。西方探险家掠夺城市和村庄，发动并利用本地印第安人之间的冲突来获利，这其中就包括很著名的黄金屋赎金的事件。1534 年，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带领三十人的小队闯入印加帝国首都，攻击并囚禁了当时的印加帝国皇帝阿塔瓦尔帕（Atahualpa），要求其缴纳一笔包括一屋子黄金和两屋子白银的赎金，并在之后依然绞死了国王。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中美洲科尔特斯对墨西哥的征服中。被征服地区的印第安人被强迫进行令人恐惧的淘金劳动，这一劳动是如此致命，以至于后来“加勒比岛屿上的居民都不再纳税，因为他们都已经不复存在” [1]。

拉丁美洲各文明部落的积累很快就被洗劫一空，而西方殖民者并不满足于此，在印第安人为支开入侵者而编造黄金国的神话的引导下，一批一批的殖民者进入广大的南美大陆腹地寻找宝藏。墨西哥和安第斯高原确实蕴藏着数量可观的黄金和白银。在之后的若干个世纪里，西方殖民者陆续发现了许多储量丰富、种类各异的矿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喷涌出白银的山脉”波托西和巴西的黑金城。

¹原文是保存在佛罗伦萨的纳瓦特尔语古抄本 [1]

2.1 喷涌出白银的山脉——波托西

今天的玻利维亚高原上，波尔科（Porco）和波托西（Potosí）之间是寸草不生的狭长荒原，贫瘠荒芜到无法想象的地步，但根据古印加人的描述，这个地区本来“湖水晶莹，鱼儿欢悦，羊驼、骆马和绒鼠在草原上尽情嬉戏”[2]。造成这一巨大变化的就是自16世纪以来西方殖民者对这一地区银矿的侵略性开采，更准确的说，是当时开采银矿的汞齐技术中需使用的有毒的水银蒸气彻底地改变了这一地区的自然景观。

在印加人的记载中，波托西是挺立在安第斯山脉群山之中的一座醒目的锥形山峰，它不仅峻峭陡拔，而且通体呈铁锈红色。传说印加王命令他的矿工开采这座矿山时，山中发出了一声沉闷的吼叫，它用克丘亚语（quechua）说道：“这些财富不属于你们，上帝将它留给远方来客。”²印加王放弃了这座山丘，并将其命名为波托西，意为“轰鸣、爆裂和爆炸的山”[1]。

所谓的“远方来客”很快就出现了。1545年，一个为西班牙政府采矿的印第安人在这片区域过夜，他点燃一堆篝火取暖以免被冻死，火光照亮了耀眼的白色矿脉，那正是纯正的白银。西班牙人疯狂地涌入这片区域，波托西城拔地而起。对当时的历史资料的研究表明，到1573年左右，已经成为美洲重要白银产地的波托西地区拥有十二万居民，即在仅仅二十多年时间内，这座城市就拥有了同伦敦一样多的人口数量，超过了马德里、罗马或者巴黎[1]。

| 时期 (年) | 黄金 (百万马拉维迪) | 白银 (百万马拉维迪) | 总计 (百万马拉维迪) |
|-----------|----------------|----------------|----------------|
| 1531~1535 | 1,173 | 1,016 | 2,189 |
| 1536~1540 | 325 | 371 | 696 |
| 1541~1545 | 547 | 235 | 782 |
| 1546~1550 | 406 | 4,371 | 4,777 |
| 1551~1555 | 363 | 3,050 | 3,413 |
| 1556~1557 | 52 | 1,439 | 1,491 |
| 1562~1565 | 120 | 2,224 | 2,344 |
| 1567~1570 | 65 | 2,106 | 2,171 |
| 1571~1575 | 13 | 1,748 | 1,761 |
| 1576~1580 | 181 | 7,930 | 8,111 |
| 1581~1585 | 109 | 12,218 | 12,327 |
| 1586~1590 | 56 | 14,463 | 14,519 |
| 1591~1595 | 11 | 14,281 | 14,392 |
| 1596~1600 | 23 | 14,024 | 14,047 |

图 2: 16 世纪秘鲁白银和黄金的产量，数据来源 [4]

波托西的白银产量之大以至于它的开采情况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秘鲁（当时的波托西由西班牙王国下辖的上秘鲁管辖）乃至整个安第斯区域的白银产量。自16世纪被发现到18世纪，波托西的银矿生产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545年到1572年的开采起步阶段，第二阶段为1573年至1610年的开采高峰时期，第三阶段为1611至1730年的衰退时期[4]。

²这一说法具有典型的殖民者思维，很有可能是后来的殖民者为维护采矿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而编造出来的。也有学者认为印加王放弃开采的原因是印加帝国皇家的贵金属已经足够使用了，没必要去另外开矿[2]。

从图 2 我们可以一窥秘鲁银矿开采的盛况。而到 17 世纪中叶，银矿的出口已经占西班牙语美洲国家矿产出口的 99% 以上 [5]。在这两个世纪中，仅波托西一地就向欧洲输送了 4 万吨白银，而整个拉丁美洲给欧洲各国银行贡献了 13.6 万吨白银，占全球白银产量的 80% [2]。

在白银经济的刺激下，一个包括今天秘鲁、玻利维亚、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等地在内的“白银经济圈”快速形成 [4]。以波托西的银矿开采为中心，智利提供小麦、肉干、皮革和酒，科尔多瓦和图库曼提供畜牧业和手工业产品，万卡维利卡的水银矿提供开采必须的水银，阿里卡地区则提供用于白银和其它商品交换的转运站 [1]。由于对银矿的需求始终存在且供不应求的，故在这一经济模型下，波托西等银矿开采量的兴衰决定着整个系统的经济运作情况。银矿开采量增长时，带动周边广大地区经济飞速发展，同时也伴随着物价的加速飞涨；而当银矿开采量下降时，周边经济也就随之衰退。学者指出，安第斯内部各区域的商品交换基本上是围绕银矿区的需求或服务于更远距离的贸易活动，白银生产成为联系各种经济活动的中心环节，若离开这一中心环节，许多经济活动就彼此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 [4]。在白银的影响下，这一地区始终难以建立自然发展的本地经济，这一经济模式一直影响到今天。

无比繁荣的白银经济贸易之下是对印第安人和黑奴残酷的剥削和掠夺。希腊罗马式的奴隶制事实上在这个不同的世界复苏，“拉丁美洲前所未有地集中了劳动力，以便最大限度地集中世界史上任何文明都未曾有过的财富” [1]。根据估计，外国征服者出现在美洲大陆前夕，美洲印第安人人口不少于七千万，但一个半世纪后就减少到总共只有三百五十万 [6]。仅仅是波托西山在三百年的时间内就耗掉了八百万条生命。西班牙人在矿山周围寻找劳动力，印第安人被举家从村社赶到山上去，而每十个到那寒冷不毛之地去的人中就有七个是永远回不来的 [1]。不仅如此，开采环境也十分恶劣，为了含矿量不那么高的矿石中榨取银，西班牙人强制使用汞齐技术。有毒的气体、巨大的温差和巨大体力消耗的开采劳动无时无刻不在消耗印第安人的生命。用汞提炼白银所产生的毒气使人头发、牙齿脱落，控制不住地发抖，汞中毒的人只能匍匐在地上乞讨，一般不到四年之内就会死亡。这一毒气在风力的作用下也使得波托西方圆六西班牙里³的范围内寸草不生 [1]。没有人关心波托西的“地狱之口”吞噬了多少印第安人的生命，这座笼罩着死亡与灾难的山脊破坏了多少印第安家庭和村落，西班牙殖民者只关心白银的产量。

波托西的白银繁荣持续了接近两个世纪，到了 18 世纪，以波托西为中心的白银经济开始衰退，人们开始逃离这片已然被消耗殆尽的土地。直到独立战争时，这一地区的居民比今天阿根廷的人口还多，而仅仅一个半世纪后，整个玻利维亚的人口数量就只有阿根廷的六分之一了。今天的波托西只剩下疲惫不堪的贫穷，是贫穷的中低收入国家玻利维亚中一个贫困的城市，人们难以想象这样一座贫瘠的城市曾经供给着世界如此多的白银产量。波托西人在被西班牙人开采殆尽的矿山中继续劳作，只不过寻找的不再是银矿，而是之前被当作垃圾的锡矿。庞大的波托西城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腐朽，那些曾经举办过盛大的狂欢活动和宗教庆典的街道、教堂要么已然不复存在、要么已挪作他用。

³1 西班牙里约为 5572.7 米

波托西银矿的命运只是众多拉丁美洲城市命运的缩影和概括，类似的剧本在玻利维亚的苏克雷、万恰卡、墨西哥的瓜纳华托、萨卡特卡斯等同样因为银矿而建立的城市重复上演，而纵观整个拉丁美洲的历史，又何只有一个“银矿”呢？

2.2 黑金城与“黄金周期”

与西班牙殖民地不同，葡属巴西没有发展水平和组织水平较高的印第安文明，仅有一些野蛮的、分散居住的部落，这意味着前来殖民的葡萄牙人不能像西班牙人一样直接利用土著获得财富，因为这些土著既不懂得冶金技术，也没有积攒财富。现代历史学家将巴西的殖民地时期分成三个主要的经济周期，分别是“巴西木周期”、“蔗糖周期”和“黄金周期”。其中的黄金周期指的正是巴西黄金开采最鼎盛的一段时期。

从卡布拉尔登陆巴西开始，葡萄牙殖民者就不断地寻找传说中的黄金国。在 17 世纪末，保罗人组成的探险队深入巴西内陆，他们翻越海岸山脉进入巴西高原，先是在河流和小溪的淤泥中发现了少量可见的黄金，随后在 1693 年终于发现了今天被称为米纳斯吉拉斯地区的巨量黄金。就像几个世纪以来拉丁美洲地区所有发现富裕矿藏的地方一样，新兴的城市在米纳斯吉拉斯拔地而起并在繁荣中迅速成长。1700 年的巴西大概仅有三十万居民，而一个世纪之后，人口增加了十倍，整个十八世纪有不少于三十万葡萄牙人移居巴西，这比西班牙向整个美洲殖民地移居的人口都多 [7]。不仅如此，探险队不久后又在库亚巴、戈亚斯等地发现了黄金矿带，随后在 18 世纪中叶又在米纳斯吉拉斯地区发现了钻石。此时，西班牙之前开采的波托西等银矿已渐渐萎缩，矿工和商人开始涌入这些新兴地区。

关于殖民地时期巴西的黄金产量，因缺乏详细的原始资料而各有说法，但不论是何种估计，其数量都相当可观。综合多方资料，18 世纪内巴西黄金产量大概为六百至七百万吨左右，巴西经济史学者西蒙森（Roberto C. Simensen）总结指出：18 世纪巴西仅 70 年的采金量，就已经远远超过了西班牙美洲 350 年的黄金产量 [8]。而巴西的钻石产量也不可小视，据统计，从 1729 年至 1828 年，巴西共产出钻石 2985751 克拉，若按当时每克拉 3 英镑的价格计算，其总价值约合 900 万英镑 [8]。葡萄牙从巴西搜刮了大量钱财，为了维护其在天主教世界的地位，葡萄牙国王资助建立了里斯本大主教区，并把这些从葡属巴西搜刮来的财宝奉献给教廷。葡萄牙学者塞巴斯蒂昂·弗拉德·苏亚雷斯的统计如下表 3，从中我们可以一窥巴西黄金和其它矿产的产量之盛。

| | |
|----|------------------------|
| 现金 | 115 509 132 克鲁扎多 |
| 黄金 | 6417 阿罗巴（约 96255 公斤） |
| 白银 | 324 阿罗巴（约 4860 公斤） |
| 铜 | 15697 阿罗巴（约 235455 公斤） |

图 3: 葡萄牙国王供奉给教廷的各类资源数目，数据来源 [8]

与西班牙殖民地不同，葡属巴西并没有大量可供使用的本地劳动力，故需从非洲大量进

口黑奴以填补劳动力空缺。奴隶们在非洲海岸的港口被测身高量体重，选出身强体壮的登上船，远渡重洋到达拉丁美洲的口岸，再被白人主子挑选一番，进入到各个产业。在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奴隶被吸收到金矿的开采中去。尽管今天我们未能掌握 18 世纪参与到黄金开采的黑奴的具体数字，但据统计，从征服巴西到废除奴隶制的这段时间内，从非洲共计运来约一千万黑奴 [1]，可想而知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参与到了金矿的开采中。奴隶们将在洗金厂耗尽他们的全部精力和时间，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他们在那里干活，在那儿吃饭，有时还得在那里睡觉。他们干活的时候都是大汗淋漓，由于双脚站在冰冷的土地上、石头上或泡在水中，休息或吃饭时，皮肤上的毛孔就会发冷收缩，很容易染上危险的疾病。比如肋膜炎、中风、抽搐、瘫痪、肺炎以及许多其它疾病” [9]。通常，在矿产中劳动的黑奴活不过七年就会迎来死亡，不过这或许对他们来说死亡是上天的祝福吧。

不仅如此，黄金开采的巨大财富吸引着更多人的加入，原来在巴西其他地区从事种植园或畜牧业的黑奴劳动力也被裹挟着加入到开采金矿的大军中。与此同时，负责采矿的矿主并不重视对土地的耕种，这一疏忽在 1700 年至 1713 年间导致了若干次惨烈的饥荒，以至于 1711 年葡萄牙皇家颁布了一道禁止把从事农业的奴隶卖去从事采矿业的法令。

黑金城以及其所在的米纳斯吉拉斯地区的繁荣已经随着矿藏的开采殆尽和之后若干年的黑奴起义、独立革命运动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仅有废弃的矿井、雄伟建筑的断壁残垣仿佛在无言诉说曾经的历史。到 18 世纪末，尽管钻石还没有采尽，但是整个国家已经开始衰落。根据富尔塔多的估计，若按照目前⁴购买力指数计算，当时巴西三百多万人的年平均收入没有超过五十美元，这是整个殖民时期的最低水平 [7]。米纳斯吉拉斯坠入了衰落和毁灭的深渊。今天在米纳斯吉拉斯土地上的是封闭的、由农场主掌管生杀大权的大庄园，是用铁丝网栅栏围着的房屋，是没有水也没有电的小村庄 [1]。西方人从拉丁美洲的土地上带走了财富，留下的只有贫穷。

2.3 作为附庸的殖民地经济状况

像波托西那样形成的白银经济圈并非偶然，恰恰相反的是，这正是大部分拉丁美洲殖民地的经济模式。不论是矿业、种植业还是畜牧业，欧洲殖民者在这片土地的各个区域集中人力进行某项特定产业的生产活动，这一地区就发展为以这一生产形式为中心的单一化经济结构。采矿业是最典型的例子，西方的探险家或是别的什么人在某地发现了富有的矿藏后，迅速投入奴役的本地人或是运来的黑奴作为生产力，开始破坏性开采。与之相关的各种产业和贸易便在附近区域迅速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随着矿业繁荣，也随着矿业衰落。而当这一地区的资源开采殆尽，殖民者又协人力物力离开前往下一个矿点，留下被破坏的自然环境和荒废的城镇。

这些由于欧洲对金属等原材料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城镇，彼此之间虽距离相近却互无关联，相反的是，它们与它们远在大洋另一边的宗主国关系更为密切。首先得益于殖民地经济

⁴原文中没有指明“目前”指代的具体时间节点，推测应该是出版日期 1959 年前后

的自然名义上控制着拉丁美洲地区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白银和黄金源源不断地通过大洋上的航线送往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港口，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王室政权挥霍无度，发动宗教的或是政治的战争以获得更高的地位以及更多的财富。

然而实际上，从拉丁美洲的剥削中受益最多的是站在西葡两国身后的英国、法国和荷兰等国。波托西的白银在西班牙只是蜻蜓点水般经过，米纳斯吉拉斯的黄金也只是路过葡萄牙而已，宗主国成了纯粹的中间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黑奴的狩猎场：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10] 富有的拉美殖民地的宗主国却是贫穷的，因为宗主国无力负担起相关商品的生产并维护贸易路线，这让其它欧洲国家特别是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工业革命的各国有利可图，它们急需原材料和倾销市场。美洲是一宗欧洲的买卖，每个国家都在激烈地争夺美洲的市场和白银。一份 17 世纪的法国文件显示，在西班牙同它的美洲殖民地的贸易中，西班牙自己仅掌握全部的 5%，荷兰人和佛兰德人掌握了近三分之一，法国人瓜分了近四分之一，英国人控制了 10%，德国人也控制了少量^[1]。

工业能力更薄弱的葡萄牙的情况更为糟糕。当葡萄牙发现巴西的黄金时，正好刚刚与英国签订梅休因条约，这一条约以英国向葡萄牙开放酒类市场为筹码，换取葡萄牙向英国产品开放其本国以及殖民地的全部市场。这一条约的结果是，葡萄牙不仅摧毁了本国羸弱的工业，还顺势消灭了在巴西任何可能形式的工业萌芽。在最鼎盛的时期，英国人提供了葡萄牙人所需物品的三分之二，“以至于在井上干活的黑奴都穿着英国制造的衣服”^[11]。葡萄牙实际上只是其殖民地黄金的代理人而已，根据英国的资料，巴西每周有五万镑黄金运入伦敦^[1]。这些虚假的财富预示着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的经济在辉煌过后的颓败和崩溃。

拉丁美洲的财富极大地推动了欧洲各国特别是英国的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这一地区提供的原材料和巨大的市场为欧洲列强工业的兴起作好了准备。但与之相对的，这些财富在欧洲的集中极大地妨碍了被掠夺地区积累工业资本的进程，殖民地为商业资本的扩张提供了黄金和白银，但它自己并没有从这一经济的迅猛发展中获得任何好处。在 16 世纪很大一部分时间内，拉丁美洲贵金属的出口值比进口值大四倍^[1]，欧洲利用从美洲掠夺而来的财富来孕育现代资本主义，同时在矿井和坑道中强迫土著人和非洲黑奴进行劳动，无止尽地剥削他们。各殖民地的经济于是发展成为供应型而不是消费型，按照欧洲市场的需求被塑造和建立成为其服务的市场结构。于是，在政治上，拉丁美洲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政权管辖地，在经济上则成为英国、荷兰等国的卫星附庸国。

3 独立建国后的拉丁美洲各国

从 18 世纪至 19 世纪，整个美洲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欧洲本土，1807 年秋，拿破仑一世入侵西班牙，囚禁了西班牙国王。西班牙在短时间内的迅速崩溃让拉丁美洲的反叛者看到了希望，独立运动在许多地方相继出现。在经过几十年的斗争后，若干独立国家出现

在拉丁美洲的土地上，这片大陆终于摆脱了欧洲的治疗，至少名义上是独立了。

但战乱与贫穷从未从这片土地上离开。一方面，虽然独立运动成功赶走了西方殖民者，但取而代之的是本土的白人或克里奥尔人⁵领导的独裁政府，在独立运动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的黑人和印第安人实际上仍未获得自由，他们仍处于与西班牙统治下同样的底层社会地位，被变为事实上的奴隶；另一方面，许多的国家政府刚刚独立就开始争夺边界和资源，外国势力如英国、美国等国家也想在其中获得经济或政治上的利益，插手拉丁美洲局势，使得政局混乱不稳，各国政坛成了多方势力角逐的角斗场。统计显示，墨西哥在独立后的 25 年内换了 38 届政府，原西班牙属拉美的心脏秘鲁在 20 年内换了 20 位总统 [2]。

3.1 新型殖民主义

具体到矿产资源方面，尽管拉丁美洲各国在独立后都或多或少地进行了国有化运动，但在多年的私有化进程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新自由主义模式⁶的影响下，许多矿产资源并不掌握在拉丁美洲人民自己手中。秘鲁是世界十大黄金生产国之一，但它的绝大多数金矿并非掌握在秘鲁人手中，而是由中国、加拿大、美国、巴西、英国、墨西哥、澳大利亚的公司拥有、管理、经营的。美国和荷兰的石油公司瓜分了墨西哥境内发现的大量油田，对于智利的铜矿、哥伦比亚的煤矿、巴西的钻石矿和墨西哥的银矿，情况也是类似的 [2]。

掌握拉美矿产资源的外国公司和政府从来不会将自己得到的东西让手他人。美国公司在智利开采铜矿、在哥伦比亚开采煤矿，从来都是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要掌握完全的开采权，不允许别人甚至是当地政府插手，不允许当地企业参与竞争，也不允许别人对它们的管辖权提出任何的质疑 [2]。国际矿业公司实际上在这些地方建立了自己的“国中之国”，这些地区有着自己的“政府”，由私人公司设立的邮局、教堂、医疗机构，甚至有自己的、完全由私人掌握的铁路线和港口。曾经尝试将铜矿收归国有的智利被粗暴地干涉内政，而将石油国有化的委内瑞拉至今仍遭受美国制裁。这也难怪玛丽·阿拉纳在《银、剑、石》[2] 中称之为“新型殖民主义”。

3.2 海鸟粪与硝石

19 世纪中叶，旧大陆的土地由于人口的急剧增长和多年的过度开发已然肥力耗尽，欧洲科学家通过实验，先后发现海鸟粪和硝石可以作为肥料使土地增产，因为它们含有丰富的氮、氨、磷酸盐、硝酸盐等物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看到了其中的商机。在秘鲁，海鸟粪出口商掠夺性地经营，工人们在海边和大小岛屿上收集海鸟粪，以极低的价格在几年之内就将几千年自然积累的海鸟粪贱卖殆尽。而与硝石相关的历史则更为血腥。富含硝石矿的安托法加斯塔省原本是一片在智利、秘鲁和玻利维亚三个国家之间作缓冲区的沙漠地带，而当发

⁵ 出生拉丁美洲且双亲都是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的白种人，与欧洲本土迁移来的白种人作区分

⁶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拉美地区等国为获得债务减免等资格，启动“华盛顿共识”改革，走上了“政府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贸易金融自由化”的道路，私有化进程进一步加速 [12]

现硝石后，三个国家为争夺硝石的开采权在这里发动了惨烈的战争。这场战争从 1879 年持续到 1883 年，以智利的最终胜利而结束。作为败者的秘鲁和玻利维亚失掉了重要的资源产地，生产力发展停滞不前，货币贬值，国家经济遭到重创。

作为胜者的智利是否从硝石经济中获利了呢？从统计数据上看，1880 年，硝石和碘的收入占智利国家收入的 5%，而仅仅十年之后，仅安托法加斯塔省一个地区的硝酸盐出口就占到智利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硝酸盐出口在智利国民收入中的占比达到了惊人的三分之二 [1]。然而硝酸盐带来的繁荣并没有促进智利的经济发展和多样化，相反，它继续加重了智利经济结构的畸形性。英国人对智利的大量投资使之实际上掌握了智利的硝石生意，控制着智利的经济。到 1890 年代，智利对英国的出口占其总出口额的四分之三 [1]，英国之于智利实际上就相当于独立前的西班牙王国，只不过是经济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1888 年，当智利政府宣布将硝石矿收归国有，建立自己的硝石开采企业，并拒绝将所有矿石产出都出口给英国时，英国人悍然挑起智利内战，资助反对派并派遣自己的舰队封锁智利海岸，阻止其他国家与智利进行硝石交易，这实际上就是经济封锁。结果自然是令英国人满意的，内战结束后，英国人的资产在智利进一步扩大。

硝石经济以悲剧结束。1909 年，化学家弗里茨·哈伯发明了人工固氮法，后来又几经改进，用凝固空气中的氮气的方法来生产硝酸盐，这沉重地打击了硝石经济，硝石在国际市场上从此便一蹶不振。而对于当时的智利来说，硝石经济就是国家的经济，硝石的危机带来了国家的危机，智利的经济因此元气大伤。

3.3 吞噬智利的铜矿

在硝石经济风光过后，铜矿石出口逐渐成为了智利经济的主要支柱，而这一次，控制经济的霸主由英国变为了美国。智利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铜矿，其储量占世界已探明储量的大约三分之一 [2]。美国在智利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开采和运输铜矿，到 1970 年人民团结阵线取得大选胜利以前，智利最大的几个铜矿一直掌握在安纳康达铜矿公司、肯奈克特铜矿公司等美国大公司的手里。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两家公司从智利赚取了四十亿美元多的利润，而美国公司向智利政府上缴的税款根本不足以弥补矿产资源无可挽回的消耗。而随着铜矿产量的增加，智利的资本外流最高每年超过一亿美元。可以说，铜矿的主人就是智利的主人。

1970 年，代表人民团结阵线的左翼领袖萨尔瓦多·阿连德上任，并宣布将铜矿收归国有。这当然是美国所不允许的，尽管阿连德的左翼政治联盟是合法的在代议制民主体制下上台执政的，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依然批准轰炸智利总统府，并扶持皮诺切特的军事独裁势力，操纵国际铜价以破坏智利经济，最终在智利发动内战，推翻阿连德的民选政府，建立军事独裁。智利的政治和经济因此进入了一个长时间的黑暗时期，造成的破坏至今天仍未完全恢复过来。

今天的智利仍然是铜矿石出口大国，因为铜作为重要的金属材料目前仍是无法代替的，但我们仍要发出疑问：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智利的铜矿是否会重蹈硝石的悲剧呢？

3.4 单一制经济下不断重复的悲剧

先后发生在智利的硝石和铜矿的悲剧并不是个例，玻利维亚的锡矿、巴西的铁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石油，相似的故事在拉丁美洲各个地区重复上演。独立前的拉丁美洲经济被称为典型的殖民地经济，即以农业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初级加工为主，宗主国向各殖民地提供工业制成品，而殖民地向宗主国提供工业原料和农产品。没有宗主国的投资，离开了宗主国对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需求，拉丁美洲的经济就难以运行。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这种现象并未随着拉丁美洲各国的独立而结束，因为旧的大土地所有制和传统宗主国的既得利益都没有变化，拉美的依附性经济体制依然保留了下来 [12]。

时至今日，矿产资源仍然是拉丁美洲很多国家重要的产业支柱，但这一单一制经济的悲剧在于，当今天的拉丁美洲国家想要发展多层次、种类丰富的经济模式以改善经济状况时，为了提供新产业所需的资金，它们需要从本已是国家命脉的支柱产业中获得更多利润，这意味着要继续加大力度发展原来的单一产业。这样一来，单一制经济属性在这些国家的地位反而更加牢固，而只要这一支柱产业发生危机，整个国家的经济就会崩溃。从历史来看，这一悲剧发生的次数并不少。随着国际贸易的繁荣，各国与国际市场的绑定更深，拉丁美洲各国被单一制产业的束缚也就进一步加剧。“发展中国家的双重悲剧就在于：它们不仅是国际集中化进程的牺牲品，而且在以后还得为自己的工业落后付出代价，也就是说，得在一个充斥着业已成熟的西方工业产品的世界中进行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 [13]。

4 给我们的警示

拉丁美洲今天的贫穷和脆弱是历史上政治与经济的影响长时间累积导致的结果，不是简单的几句话可以概括完全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以采矿业、种植业为中心的单一制经济体制对此负有重要责任。

拉丁美洲的悲剧给了我们很大的警示。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能从拉丁美洲的历史中得到很多极为深刻的教训。其一是不能仅发展种植业、采矿业这类以初级产品为主的产业，尤其不能以这类经济为主体经济，而要努力丰富生产产品类型，更多地生产不同种类的商品，特别是要生产本国人民日常生产生活必须的产品，这些商品可能没有很高的技术价值，但其基本面重大、关系民生，若能合理有效地发展，能极大地提高经济结构的韧性，避免单一制经济结构的脆弱带来的风险。其二是要大力发展国内消费市场，建立“内循环”，以摆脱对外部经济需求的依赖，抵消国际经济波动带来的影响，这一点的前提是本国的工农业生产能够基本满足本土市场需求，即再一次要求了本国本土产品的丰富度和供给量。其三是要重视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不能把目光仅仅限于生产低端产品或目前已有的产业链上，而要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并通过科研发现并开拓新的产品形式和市场，及时升级和更新产业链，避免因科学技术更新换代造成的产业落后淘汰而引发社会危机。

参考文献

- [1] Eduardo Galeano.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理想国译丛系列.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 [2] Marie Arana. 银、剑、石——拉丁美洲的三重烙印. 中信出版集团, 2021.
- [3] USGS. 2016 minerals yearbook, latin america and canada [advance release]. 2016.
- [4] 刘婷. 白银生产与拉丁美洲的依附性现代化——以安第斯地区为例. 江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
- [5] Nicholas A Robins. *Mercury, mining, and empire: the human and ecological cost of colonial silver mining in the Andes*(水银, 采矿业与帝国: 安第斯殖民地银矿开采的人力和环境成本). indian university press, 2011.
- [6] Darcy Ribeiro and Mércio Pereira Gomes. *Las Américas y la civilización: proceso de formación y causas del desarrollo desigual de los pueblos americanos*(美洲与文明: 美洲人民不平等发展的原因及形成过程), volume 180. Fundacion Biblioteca Ayacuch, 1992.
- [7] Celso Furtado. Formación económica del brasil(巴西的经济结构). Technical report, 1959.
- [8] 周世秀. 巴西的发现与开拓对欧洲的影响. 历史研究, page 14, 1992.
- [9] Charles Ralph Boxer. *The Golden Age of Brazil 1695: 1750*(巴西的黄金周期: 从 1695 到 1750).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 [10] 马克思. 资本论. 资本论, 2004.
- [11] K. G. Grubb. British Pre-eminence in Brazil: its Rise and Decline(英国在巴西的特殊地位: 迭起兴衰). *International Affairs*, 13(1):140–140, 01 1934.
- [12] 王晓笛. 拉丁美洲经济结构脆弱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政治经济学评论, 12(4):17, 2021.
- [13] Ernest Mandel. La teoría marxista de la acumulación primitiva y la industrialización del tercer mundo(第三世界原始积累和工业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Amaru*, 6, 1965.